

讓墨蹟說話：

懷素〈自敘帖〉

的實況

何傳馨

故宮藏懷素〈自敘帖〉墨蹟為書法史上名作，歷年來有不少學者撰文討論，近來更有論者撰寫專書，提出新的資料與論斷，再度引起學界與書法界的關注。對於這卷僅存的墨蹟是真蹟還是摹本？是以真跋移配摹本？還是跋與本幅皆為同一人所偽仿？摹本成於宋還是明？各家論點不同，鑑別所依據的包括書法的分析、文字內容、鈐印、前人著錄、文獻史料、比較刻本等，大多是環繞在墨蹟以外的證據，缺少對墨蹟本身實際狀況的直接檢視。事實上無論以真跋移配摹本，或本幅與題跋同出於一人之手的「摹本的摹本」，都牽涉到本卷書（或摹）寫與流傳過程中的裝裱、修補、用紙、筆墨與鈐印等問題，這些問題僅憑觀看一般印刷的圖片較難獲得全面的認識。

為釐清〈自敘帖〉的種種問題，今年十月三十、三十一日，中華書道學會在張光賓先生等倡導下，將舉辦一項「懷素自敘帖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曾經撰文討論〈自敘帖〉的學者，共聚一堂，發表各人看法。配合此項研討會，故宮特別於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在二一〇陳列室完整展出本卷，也利用這個機

會，針對歷來學者關注的問題及本卷的物質狀況，進行仔細的檢視，並以透射光源與顯微數位照相，客觀呈現本卷的真實情況，在研討會與展覽前發表，提供有興趣瞭解真相的學者及民眾參考。

一、第一紙八行的紙墨與補書情況

〈自敘帖〉本幅紙本，由十五張紙接成，每紙縱幅由於經過揭裱裁切，略有差異，即使同一張紙前後也有些微不同，大約均縱二八·三公分，各紙的橫幅也經過裁切，分別為：

- 第一紙 三三·七公分
- 第二紙 五〇·四公分
- 第三紙 四九·三公分
- 第四紙 五〇·八公分
- 第五紙 五〇·三公分
- 第六紙 五一·七公分
- 第七紙 四九·九公分
- 第八紙 五〇·五公分
- 第九紙 五一·九公分
- 第十紙 五一·一公分

第十一紙 五一·八公分

第十二紙 五一·五公分

第十三紙 五〇·七公分

第十四紙 五三·二公分

第十五紙 五三·五公分

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寶章待訪錄》（一〇八六序）〈目觀〉記載，〈自敘帖〉在蘇舜欽（一〇〇八—一〇四八）長子，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欽補之。」米芾在《書史》中也提到這件書蹟，說：「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今卷拖尾文徵明跋（拓本）引用米芾的記載，並提到曾見石刻本有蘇舜欽題跋，說：「素師〈自敘〉前紙糜潰不可綴緝，書以補之。」不過他觀察本卷說：「此帖前六行紙墨微異，隱然有補處，而乃無此跋，不知何也？」

文徵明所指的石刻本，應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摹勒的〈淳熙祕閣續帖〉，岳珂（一一八三—一二三四）《寶真齋法書贊》記載：「昔唐懷素草聖〈自序〉藏蘇泌家，亡其卷首一幅，其文集賢校理舜欽補之。今在淳熙祕閣續帖中，字態如出一手，幾不可辨。」清嘉慶六年（一八〇一）謝希曾據唐荆川藏本重刻，收入〈契蘭堂帖〉卷五，有蘇舜欽草書跋云：

此素師自敘，前一紙糜潰，不可綴緝，僕固書以補之，極愧糠粃也。慶曆八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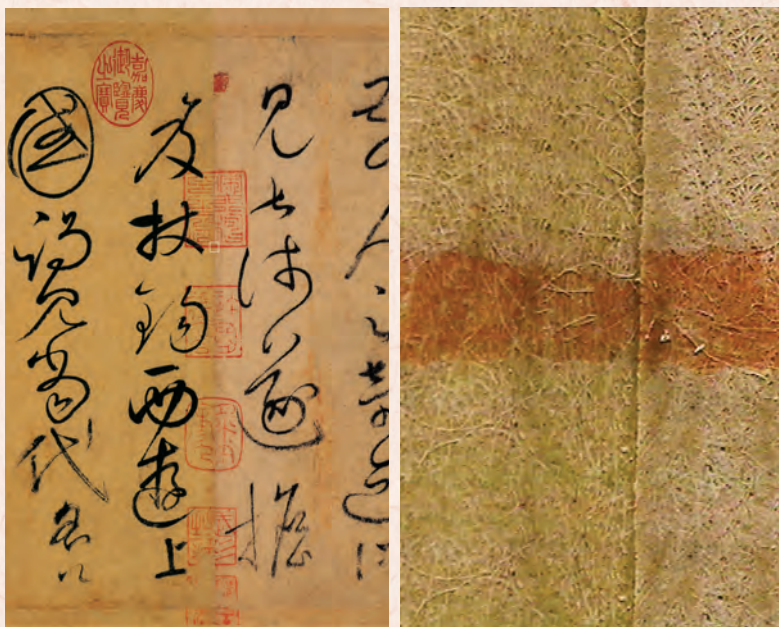
〇四八）九月十四日，蘇舜欽親裝且補其前也。

近人啓功認為前六行雖為一紙，但書蹟與第七行以後一致，也沒有刻本所見蘇舜欽跋，所以本卷非米芾所見蘇泌家的「蘇舜欽本」。近來又有論者根據紙幅推論，如果是蘇舜欽補書前六行接裝在原蹟之前，則今第一紙與第二紙相加之橫長應與第三紙以下各紙的橫長相同，而實際上第二紙的橫長與以下各紙相同，一、二紙相加橫長大於其他各紙，不合補書之理。另外第二紙右側邊緣沒有留下如同各紙合縫所見的南唐李煜「建業文房之印」的殘印，這兩個現象說明今卷應非米芾等記載的蘇舜欽補書的一卷。啓功推測今卷是南宋十二世紀前半以前據蘇舜欽本的摹本，另有論者則推定是蘇舜欽次子蘇液所有的「摹本的摹本」，且認定是明代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所摹。

今就目測，第一紙色澤稍淡，與其他各紙有差異（圖一）。另外，觀察第一紙殘損的情況：右上兩方古印，殘損嚴重，補紙後，已難以辨識印文。第一行「懷」字上端，「沙」字與「幼」字的末筆；第四行「然」；第五行「前」、「所」，都有破損修補的痕跡，以光箱從本卷背後投射，可以清楚看到原紙舊傷的位置。（圖二）紙質、墨色與這些殘補的情況印證了文徵明所觀察到「此帖前六行紙墨微異，隱然有補處」的現象，在他摹勒上石的水鏡堂刻本中，就依傳統的作法，將原蹟殘補處以示意的方式圈畫出來，以存其真。

二、裝裱、收傳印記、題跋問題

書畫長卷在流傳過程中，經過不同時間的收藏者之手，鈐蓋收傳印記，也有不同時間的觀賞者留下鑑賞的題跋，其間因年代久遠，紙絹受損，揭去重裱，而卷後題跋增加，陸續接裝於後，這些作為都會在本卷上留下一定的痕跡，這些自然的歷史印記是很難以人爲的方式偽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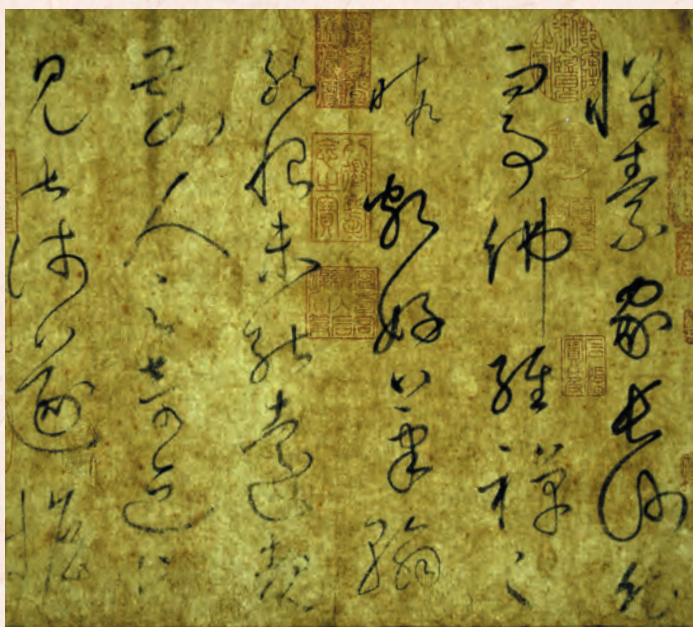


圖一 第一紙與第二紙。右為「佩六相印之裔」下緣處，50倍顯微數位照相

(一) 本幅裝裱裁切的痕跡

本幅上下邊緣有三道紙痕，顯示至少經過三次裱裝。第一層由卷首第一紙至卷尾，有一道寬窄不一的淡青色污痕（圖三，第七、八紙）。這道痕跡應是第一次裝裱時以青色材質物裱（包？）邊，第一次揭裱時，將裱邊拆除所留下的。這道痕跡未見於拖尾跋紙，可知第一次裝裱時宋、明人題跋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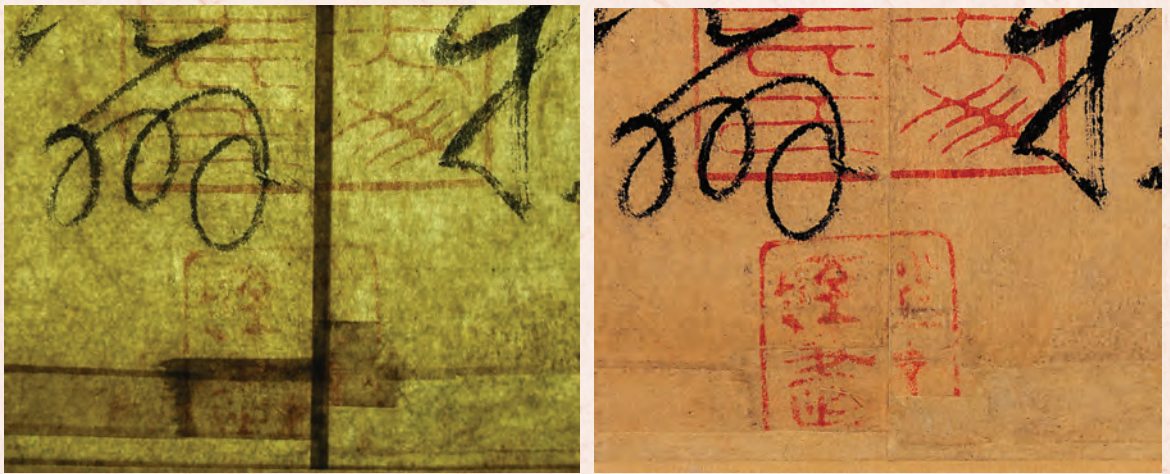
第二次裝裱時，適當的裁切有淡青色污痕的原紙，上下邊緣各接補了一條紙，南宋趙鼎



圖二 以透射光源拍攝第一紙的殘補情況



圖三 七、八紙上緣淡青色污痕



圖四 五、六紙騎縫印「趙氏藏書」。左為透射光源拍攝

(二〇八五—二一四七)的「趙氏藏書」印即跨蓋在原紙與接紙上下(圖四)。第一至第七紙蓋在下端，第八至十五紙在上端。由於貼近邊緣，在第三次裝裱時被裁切，有幾處裁切的殘印被錯置在原本騎縫處，如第六紙右上端(圖五)。第七紙右上端(圖六)，及幅末第十五紙的上緣。

歷次揭裱的痕跡也可以從縱向的騎縫印來看。本幅第一紙右側邊緣留下幾方半印(圖七)，包括印文不辨的朱文印二、白文印一、「趙氏藏書」，及北宋邵叶(一〇七九進士)的「邵叶文房之印」(被陸完(一四五八—一五二六)的「陸氏珍祕」疊壓，圖八)。白文印的右邊還殘留一部份在前隔水上，顯示前隔水重裱時被裁去一部份。趙鼎與邵叶的藏印因此也剩



圖七 前隔水與本幅騎縫半印



圖五 第六紙右上端的殘印



圖六 第七紙右上端的殘印



圖八 右：首幅下端「邵叶文房之印」半印（下）與「陸氏珍祕」（上）重疊。
中：經數位影象處理後「邵叶文房之印」清晰可辨。
左：拖尾第一、二紙騎縫印「邵叶文房之印」

下半印。
前隔水上金章宗（一一九〇—一二〇八在位）的「群玉中祕」邊框蓋在本幅上（圖九），這方印與院藏王羲之〈遠宦帖〉的一印相同（縱六·三公分，橫四·七公分。另一方

「秋壑圖書」印，縱四·四公分，橫四·二公分，也與〈遠宦帖〉的一方相同），真偽不能遽斷，如果是真印，前隔水裁切重裱的時間就在趙鼎與金章宗收藏之間。到陸完（一四五八—一五二六）、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〇）



圖一〇 前隔水泥金描繪的「鸞」形



圖九 前隔水與首幅的「群玉中祕」印

相繼收藏此卷時，前後隔水仍維持現狀，兩側都有他們完整的騎縫印。附帶一提，印文不辨的白文半印下方有「物外奇寶」印，有論者推測是趙鼎所鈐，不過這方印也出現在引首李東陽題（一四九八）起首右下方。約一五二四年文徵明摹刻的水鏡堂刻本帖文刻此印，所以可能是收藏者徐溥（一四二八—一四九九）或陸完所鈐。

本幅的前後隔水均縱三一分，橫一〇·三分，根據《墨緣彙觀》的記載是「描金鸞鵠（一作變雀）宋綾」，對照宋《營造法式》，所繪的飛禽的確類似鸞的造形（圖一〇）。描繪的方式是以泥金鉤勒，現在還留有許多金色的描線。按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李主印象〉記載李後主內府所藏，「有織成大回鸞、小回鸞、雲鶴、練鵲墨錦裱飾。」今卷的大小鸞的圖形並非毫無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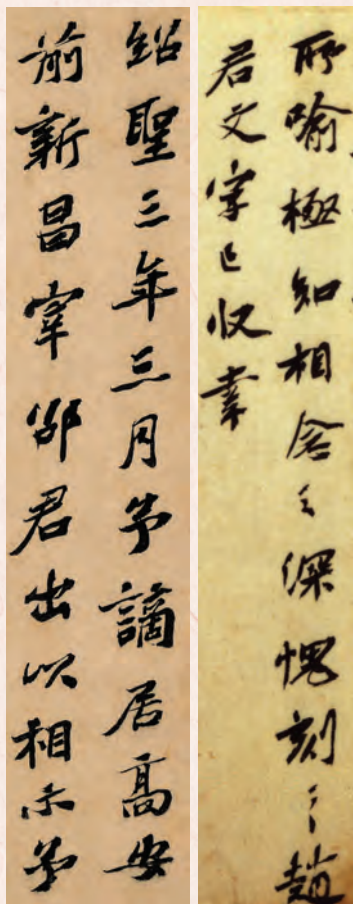
本幅各紙間，早於趙鼎的南唐「建業文房之印」及蘇舜欽的騎縫印也明顯經過裁切，項元汴印有幾處不完整（圖一一），蓋在拖尾騎縫者則大致完整。合併引首、隔水及拖尾的騎縫印來看，可以推知今卷裝裱成目前的狀況，最晚是在項元汴入藏時，項元汴之後可能仍有修裱，不過不會有過多的裁切與變更紙幅位置。在此之前，本幅已經過至少三次裁切重裱，拖尾也經過至少兩次重裱。

（二）宋、明人題跋與收傳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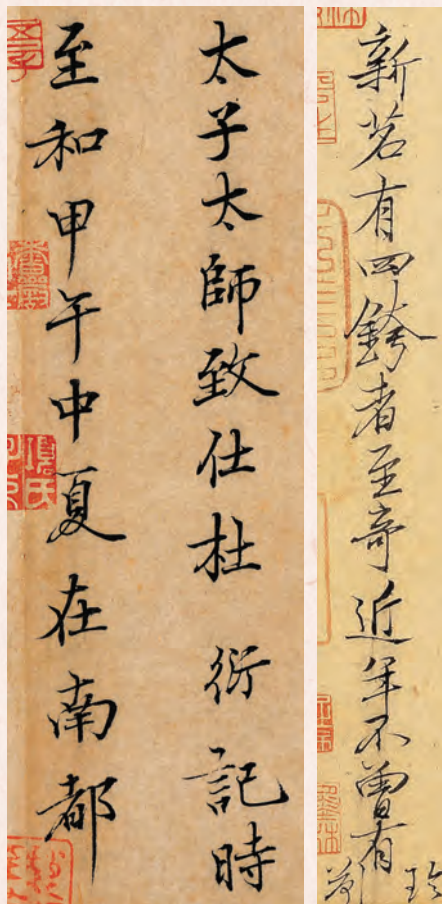
再看拖尾的情況。宋明人跋有十三紙，各紙的紙質明顯不同，紙幅縱橫尺寸也有差異，

經丈量表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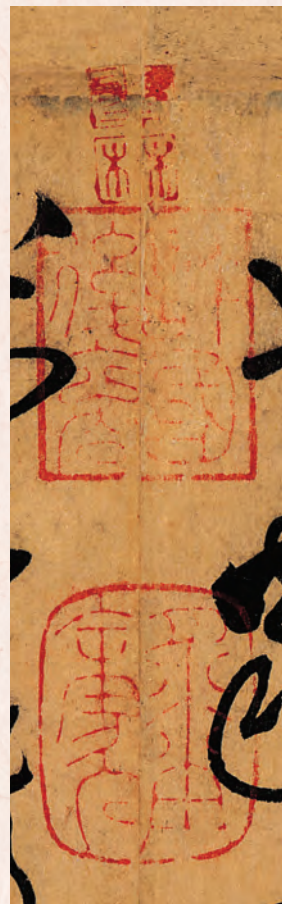
順序	尺寸(公分)	題跋者	紀年	騎縫印
第一紙	三〇・四×四五・八	杜衍	一〇五四	邵叶文房之印、項元汴、趙氏藏書
第二紙	三〇・四×一二・八	蔣之奇	一〇八三	
第三紙	三〇・一×二三・五	蘇轍	一〇九六	二殘印、趙氏藏書、項元汴、葫蘆半印
第四紙	二九・八×八・六	邵龔	一一〇四	
第五紙	二九・八×二九・九	蔣璨	一一三二	項元汴
第六紙(二紙合爲一)	二九・七×二二・六	曾紆	一一三二	
第七紙	三〇・二×三七・六	保之等	一一三二	趙氏藏書(第六紙上)、項元汴
第八紙	三〇・三×五八・三	趙令時	一一三二	
第九紙	三〇・二×六四・三	蘇遲	一一三三	趙氏藏書、項元汴
第十紙	三〇・五×一一八・六	富直柔	一一三三	
後隔水二	三一×七・六	吳寬 李東陽	一四九三 一四九八	得全堂記、趙氏子子孫孫其永寶之 (第九紙上)、項元汴
第十一紙 (拓本)	二九×五〇・一	文徵明	約一五二四	
第十二紙 (拓本)	二九×五九・四	文彭釋文	一五三二	項元汴
第十三紙	三〇・五×五六・七	高士奇 文彭 項元汴	一六九三 一五三〇	



圖一三 蘇軾跋〈自敘帖〉(左)
〈見訪帖〉(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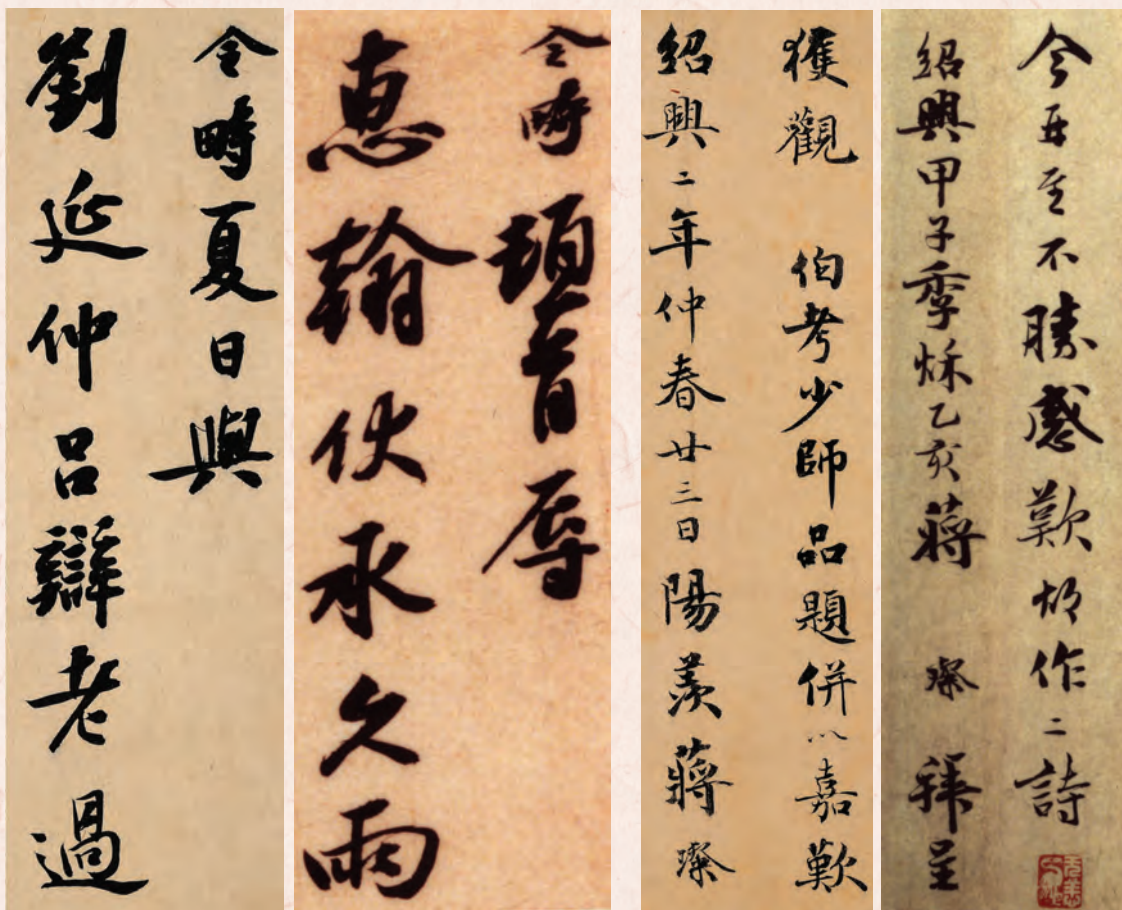
圖一二 杜衍跋〈自敘帖〉(左)
〈寵惠帖〉未行(右)



圖一一 第六、七紙間項元汴
「墨林」印

由於這些題跋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紙、不同的筆、不同的墨，在不同的時間書寫，所以紙質、紙幅縱橫及墨色都有顯著差異，書蹟也各有特色，細看筆畫間的牽絲映帶，提頓轉折，十分順暢自然，顯示不同的書家因用筆用墨的習慣不同而呈現不同的質感。這些北宋、南宋與明代的題跋者尚有存世書蹟可資比對。例如仁宗朝名臣，蘇舜欽的岳父杜衍（九七八—一〇五七），院藏一件草書尺牘〈寵惠帖〉，約書於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距跋〈自敘帖〉（一〇五四）三年，末一行行楷，一些特殊的用筆習慣，如撇筆帶挑，上下點畫間有勾連帶筆等，與跋〈自敘帖〉相同。（圖一—二）

題跋者中很巧合的有幾位與蘇軾有關係，如蘇軾弟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一六），他的題跋書於第二次貶至筠州時。此際〈自敘帖〉歸前新昌（江西新昌縣）宰邵叶。對照院藏蘇轍約書於元祐四年（一〇八八）〈致定國（王鞏）五札〉之一的〈見訪帖〉，在字形與用筆習慣上，都十分相近，所差異者，〈見訪帖〉筆稍禿，用筆較順暢；跋〈自敘〉筆較尖利，有細微的牽絲，運筆時略為遲重，顯示了晚年書法的情況。（圖一—三）



圖一五 趙令時跋〈自敘帖〉(左)〈致仲儀兵曹宣教札〉(右)

圖一四 蔣璨跋〈自敘帖〉(左)〈詩帖〉(右)

蔣璨(一〇八五—一一五九)，字宜卿，宜興人，蔣之奇從子。歷官徽宗、南宋高宗兩朝五十餘年。平生十分景仰蘇東坡詩文，築室號「景坡」。跋〈自敘帖〉是在鎮江府任上。院藏一件晚年(一一四四)所書的〈詩帖〉，書風比早十二年的跋〈自敘帖〉更多渾厚，不過比較一些相同的字，如「徙」、「閒」、「觀」、「伯考」、「題」、「紹興」等，都十分相似。(圖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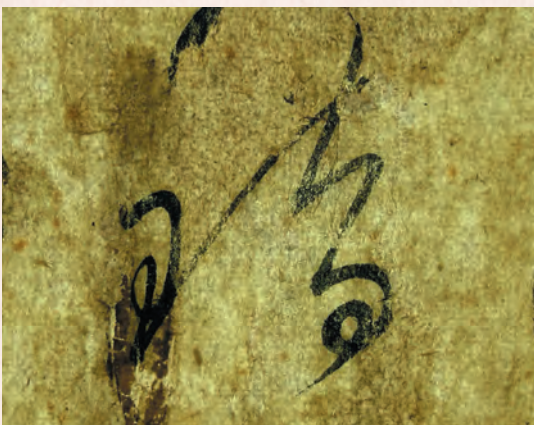
宋宗室趙令時(?—一一三四)與蘇軾有交誼，書法也似蘇軾，有北宋文人沉穩持重之風。院藏〈致仲儀兵曹宣教札〉(久雨帖)與跋〈自敘帖〉對照(圖一五)，可以看到相同的特色，如波撇的起伏，橫畫的提頓，豎畫的收筆及有疏密變化的結字，都顯示是同一人所書。

蘇遲(?—一一五五)是蘇轍的長子，雖然沒有書名，從跋〈自敘帖〉的字來看，也承襲了家風。此後還有明代的吳寬(一四三五一—一五〇四)，也宗蘇體，傳世書蹟尚多，透過比對，也是真蹟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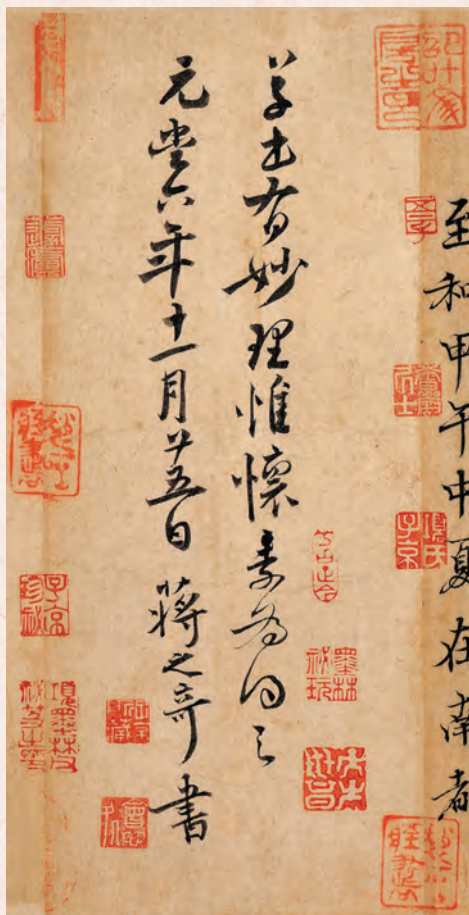
宋、明人跋尾共十三紙，第一紙與第二紙間有邵叶的「邵叶文房之印」騎縫印。這方印前面提到也出現在本



圖一七 第七行第一字「笈」的左上方的殘補痕（透射光）



圖一八 第九行第一字「錯」字上方的殘補痕（透射光）



圖一六 拖尾第二、三紙之間三方殘印

幅起首的下端，只存半印，這說明邵叶確實收藏了有杜衍、蔣之奇的跋的本卷。第二、三紙之間上下留有兩方殘印及一葫蘆半印（圖一六），因此蔣之奇跋後應該還有跋紙，在趙鼎收藏以前為人割去。其他各紙，除了第三、四紙的合縫外，都有「趙氏藏書」騎縫印，第九紙末端上下有趙氏的「得全堂記」與「趙氏子孫孫其永保用」二印，顯示此處原本是趙鼎所藏的卷尾。

拖尾宋、明人跋紙上下只有一道補紙，這道補紙前後一致，自然是最後一次裝裱時所補的。宋人題跋部份逼近邊緣的字大概為了配合本幅的縱長，在裝裱時被裁切，例如第六紙會紆跋，第八紙趙令時跋，第九紙蘇遲跋。傳世刻本將行數變動，所以看不到裁切的情況。第十紙吳寬、李東陽跋紙，與第十三紙高士奇、文彭跋紙的紙質與縱長都不相同，顯然也是因為書寫的時間不同而陸續接裝於後的。

三、書蹟殘損修補的情況

前文已提到，本卷因流傳久遠，卷首與上下部份字蹟受損，在揭開重裱後殘損的墨痕附近可以看到補紙的痕跡，以透射光觀察，原紙較透光，且顯露橫簾紋，補紙處較不透光，沒

有簾紋。例如：

第七行第一字「笈」的左上方（圖一七）

第九行第一字「錯」字的上緣（圖一八）

第十四行第一字「點」的中央與右下（圖

一九）

第十九行第一字「司」的上下端與右側

（圖二〇）

第三十五行第一字「卷」的左側（圖二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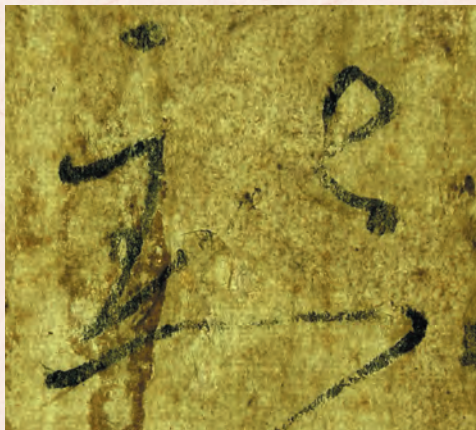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四行第一字「逸」的右側（圖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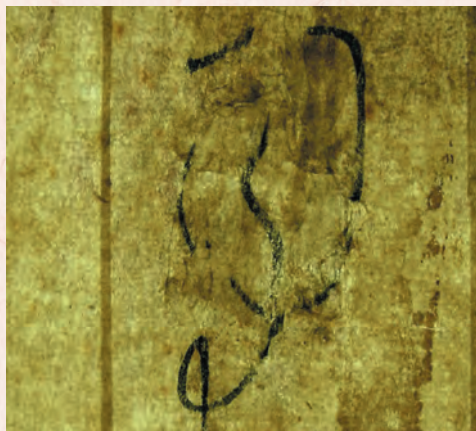
至於拖尾題跋的殘損處則經過全補，如蘇轍跋第一行「若此」二字，「若」的口部，「此」的左半，經過補紙與全補（圖二三）。曾紆跋第三行「當」字右上也經過後人全補。這些殘損處在文徵明所摹刻的水鏡堂刻本（自敘

帖）中，都以圈畫方式示意。由於刻帖僅能示意較明顯的殘損，實際上原蹟殘損的範圍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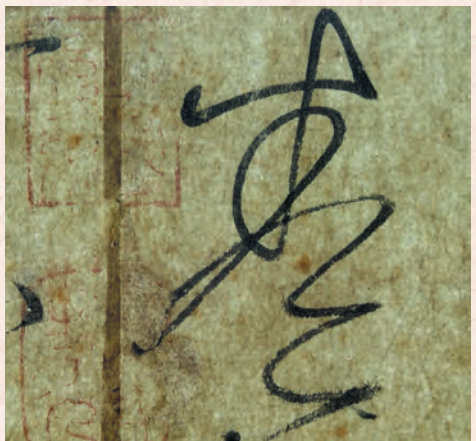
綜合上述根據實物，紙墨、印記、裝裱、修補的狀況來看，此卷歷經長久歲月的痕跡，是無法在同一時間，由同一人偽造而成的。最重要的是本卷書寫下筆時，墨色由濃而乾，由乾而枯，都是自然形成的，例如第八十八、八十九行「奇無定則古瘦／灘驪半無墨」（圖二四），「奇」字第一筆延續前二行「新」的末筆，墨已乾，另沾墨寫第二筆，至「古」字，墨汁將盡，氣勢不斷，繼續用餘墨書寫，形成枯筆。下一行起筆，同樣由濃而枯，其中提按轉折，輕重快慢，筆鋒挪移的速度感與起伏韻律，都可以清楚感受得到，絕無法以鈎摹填墨或「映摹」的方式仿造，傳世刻本經過摹勒、



圖一九 第十四行第一字「點」中央與右下的殘補痕（透射光）



圖二〇 第十九行第一字「司」上下端與右側的殘補痕（透射光）



圖二一 第三十五行第一字「卷」左側的殘補痕（透射光）

上石、刻鑿與揚墨，只能保存字形梗概，很難傳達墨蹟本中筆墨的內在精神，水鏡堂刻本文徵明跋以吳寬臨本的「風神氣韻」對照「點畫形似無纖毫不備」的刻本正是此意。

附記：本卷〈自敘帖〉的檢測、資料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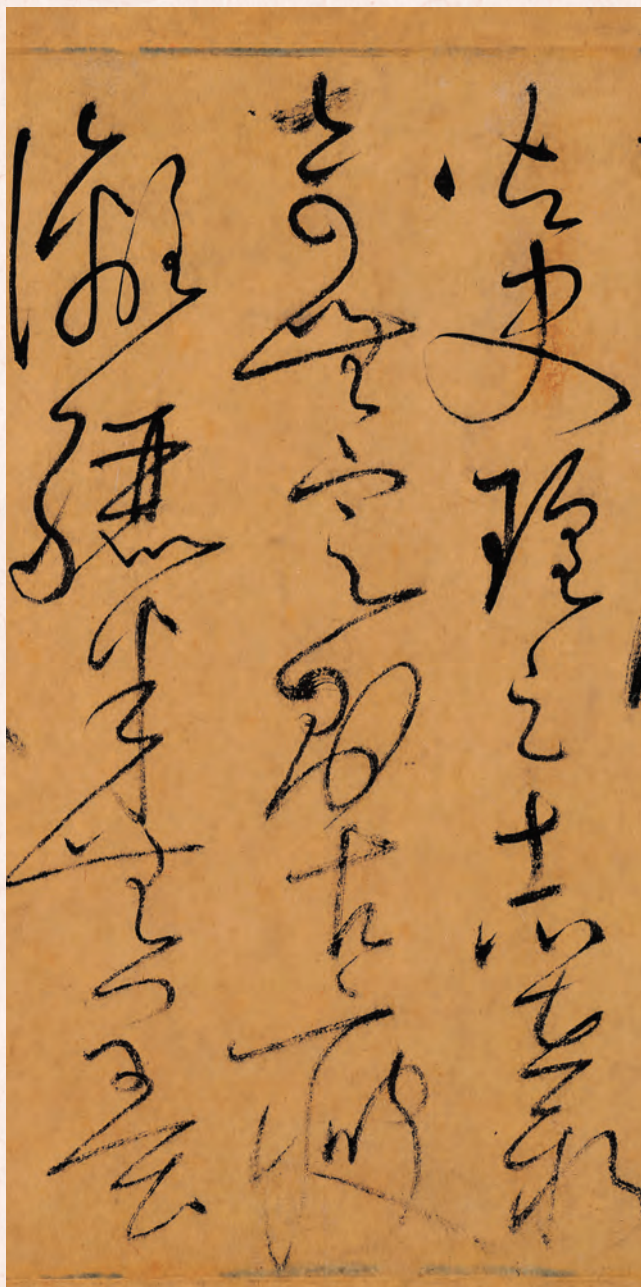


圖二三 蘇軾跋第一行「若此」
(透射光)

集及圖片拍攝、編排，由書畫處同仁劉芳如、陳韻如、洪順興、莊正男、邱士華、何炎泉等共同參與完成，承臺大藝術史研究所傅申教授提供卓見，特此誌謝。



圖二二 第四十四行第一字「逸」
右側的殘補痕(透射光)



圖二四 第八十八、八十九行